

用传统之美 展今日之美

观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开幕演出《太和正音》有感

◆ 杜竹敏



在仿照故宫畅音阁的雕梁画栋间,静默泛黄的工尺谱渐渐有了声音和色彩。600年故宫和600岁昆曲的乍然相逢,在时尚都市的星空下,演绎了一场最古典、最雅正,也最纯粹的穿越时空的对话。本周五,作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演出,一场昆曲《太和正音》圆了今人的梦。

《太和正音——故宫昆曲萃集》是一项大胆而浩大的工程。它通过对故宫珍藏的3200余种、6467部、14198册清宫戏本的系统梳理,精选以中秋、重阳节令为主题的内容进行创排,被誉为“文物活化与非遗传承的创新模式”。此番亮相艺术节的是第一季,以“中秋”为主题。《江州送酒》《中秋奏凯》《长生殿·重圆》三折戏“花”“雅”兼备,文戏与武戏各擅胜场,全方位展示了古老昆曲的艺术特色。

《太和正音》足以让普通观众放下对古典的畏难情绪,自信而轻松地拥抱传统。究其原因,这种轻松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创作意图的纯粹——纯粹地以“取悦”观众为首要目的,纯粹地以展示“美好”为最高追求。

首先,它带给观众的欣赏体验是“轻松”的。细究《太和正音》的三折戏铺排,不难发现它的底层逻辑很清晰,主旨意图也很明确。《江州送酒》讲的是“千古第一隐士”陶渊

明的故事,“采菊东篱下”、旷达自由、亲近自然的生活不仅是古往今来文人士大夫,更是焦虑的都市人向往的。《中秋奏凯》通过王绛奉旨出征,因功封侯,表彰忠孝两全,呼应人们建功立业、青史留名的人生追求,满满的正能量。而《长生殿·重圆》更是传统戏曲喜闻乐见的“大团圆”结局,是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祝福。但这些主旨的表达,首先是建立在“好看好听”基础上的——让观众看得开心、听得过瘾,再在其中慢慢渗入想要传递的理念。《江州送酒》中丑角的插科打诨占据了篇幅,戏谑的文辞和夸张的表演,以及细节的刻画都令人捧腹,看得轻松。

同时,《太和正音》也最纯粹地展示了昆曲艺术典雅精巧的极致美感。这种美的传递是通过听觉、视觉展开,最终直抵人心的。其中,尤以《月宫重逢》为典型。作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,其气度雍容,文采斐然,服饰精美绝伦,唱腔一咏三叹,感情描摹之细腻更让人看得沉醉。600年昆曲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一代代昆曲人的精雕细琢,在金碧辉煌的畅音阁背景下得以集中体现。《太和正音》对清宫戏本原汁原味地勾陈、还原,未做任何迎合所谓“当下审美”的改编。这一态度,究其根本源于“故宫”“昆曲”两方足够的文化自信,相信真正美的东西是

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,相反经过岁月沉淀,愈显其璀璨光华。600年前的芳华绽放于当代语境之下,丝毫不显陈旧或格格不入,反而更有一种超凡绝尘的洒脱。

恰恰是因为这种自信和纯粹,《太和正音》也是包容的。它包容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或者研究者,透过演出本身去了解故宫、昆曲的前世今生,了解这一场让故纸堆中的工尺谱活起来、唱起来的演出背后的价值。它也包容了五湖四海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欣赏者。因为不刻意赋予故事本身过多意义承载,适度留白反而让欣赏者得以自由填充更多个人情绪。了解故事背景、通晓剧中典故固然更好,不了解,也不影响观众与剧中人喜怒哀乐共情。

《太和正音》大抵还会引发另一种思考。怎样的戏才能算得上一出好戏?戏曲的魅力应该是多样的。有讴歌英雄、礼赞崇高的;有鲜血淋漓、直面人生的;有反映现实生活的;有探索人生意义的……近年来,创作者和观众往往习惯于这种主题鲜明、冲突剧烈的创作,习惯了追问“在这个戏里我要表达什么”,或者“这出戏能给我什么启示”,而忽视了戏曲的另一种魅力。这种魅力是平和冲淡、缺乏强烈目的性的。它似乎不为表达什么,只为展示纯粹之美,只为带给人愉悦。观众也不必在剧场中纠结:“走出剧场,我的精神能否得到升华?或者,我的知识是不是又丰富了一点?”至少欣赏《太和正音》的观众应该不会纠结这些问题,而是觉得:今夜很美好,我在剧场中获得了欢愉的体验,走出剧场,风清月白,盛世安好。

一出美的戏,一个美好的夜晚。

《太和正音》带给人们的是从古代中国穿越、传承而来的美的理解、美的向往,今日依旧如此鲜活而珍贵。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

『千人交响』的上海告白

马勒《第八交响曲》沪上首演

◆ 茅亦铭



音乐是穿越时代迷雾的灯塔,也能成为镌刻城市记忆的独特坐标。日前,在东艺音乐厅的舞台上,申城爱乐者的老朋友——指挥大师瓦莱里·捷杰耶夫执棒马林斯基交响乐团,携手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四百余位乐手、歌者,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献上了马勒《第八交响曲》的沪上首演。这部被誉为“千人交响曲”的鸿篇巨制,在申城绚丽的夜幕下完成了迟到百年的“告白”,也让现场观众在轰鸣与柔光交织的声场中,再次感悟着马勒宇宙和古典音乐世界的辽阔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此次上海之行,创下的“五天内演完马勒九部交响曲”的非凡壮举,在全球古典音乐界也绝对堪称“史诗级的极限挑战”,其难度之高,耗费体力之大,考验指挥和乐手的耐力之强,足以载入当代古典音乐演出史册。

今年适逢马勒逝世115周年,亦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、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”等一系列纪念活动启幕之年。《第八交响曲》是马勒所创作的交响曲中最声势浩大的一首,用作曲家自己当时的话来说,此曲是对前七部的总结。其除了庞大的交响乐队,还有两个混声合唱队、一个童声合唱团、七个独唱演员,也因此被称为“千人交响曲”。与之前七部交响曲不同的是,《第八交响曲》不但规模大,内容也有所突破,个人的悲剧因素明显少了很多。取而代之的是贝多芬式的博爱、欢乐和幸福。马勒在1910年挥笔写下《第八交响曲》时,将拉丁圣咏与歌德《浮士德》终幕并置,以“创造与救赎”为核,呼唤跨越民族与信仰的精神大同。此时此刻,这部作品被搬上上海舞台,

不仅是一次音乐史上的补白,更是一场关于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深情呼应——它让人们在音符的洪流里,回望20世纪初的焦灼与希冀,亦在当下的喧嚣中重新校准心灵的坐标。

捷杰耶夫“牙签式”指挥棒下的马勒,是“俄式风暴”撞进“德奥宇宙”。果然,如同前几晚一样,他的指挥速度偏快,乐团在他的带领下呈现出独有的质感——铜管如西伯利亚寒流,弦乐粗粝却带野味;极弱到极强的瞬切,像舞台灯光骤亮,整体呈现得恢宏壮丽。马勒的交响曲对于“艺术一致性”的要求近乎苛刻。九部交响曲虽各有特色,但在情感表达、音响平衡上都有内在的延续性。这意味着捷杰耶夫和乐团不仅要精准把控每一部作品的细节,而且要始终保持艺术风格的一致性,达到一气呵成的效果。尽管当晚已经是第

四个晚上,72岁的“姐夫”依旧全程投入,令人肃然起敬!现场的年轻乐迷们听到肾上腺素飙升,而老乐迷们则通过他看见了另一重宇宙:马勒不再哀婉内省,而是生生不息。全场售罄与经久不息的Bravo,当“姐夫速度”撞上“千人交响”——磅礴、上头!

马勒《第八交响曲》的沪上首演,不仅填补了上海古典音乐会史的空缺,也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年轮添上一圈深刻纹理。80多年前,战火曾让世界支离破碎;80年后,来自俄罗斯与中国的400余位音乐家通过同一部“世界交响曲”在黄浦江畔握手。历史与现实、创伤与希望、个体与时代,在90分钟的声浪中完成了一次庄严对话。也许,当“爱”与“创造”被同时唱响,语言与疆界早已有了更深层的意义。

尖刀之夜的温度

歌剧《沃采克》中国首演

◆ 姜林静

任医生的“试验品”来维持生计。玛丽受到军队鼓手长的诱惑,后者发泄兽欲后还当众吹嘘,辱骂殴打沃采克。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艺术重塑,沃采克都显然既是施暴者,又是受害者。的确是他用刀子捅死了人,但“舌上有龙泉”的上尉、医生、鼓手长,才是真正的“杀人不见血”。

在我看来,歌剧中的沃采克最具温情。他虽被侮辱、被损害、被利用、被背叛,但贝尔格却用独特的音乐织体赋予他一种力量。这个情绪无常的边缘人绝非完全的“废物”。他虽扮演着小丑的角色,却比所有其他人更清晰地看透这个马戏团般世界的本质,更痛彻地意识到存

在的虚无。他的手虽然沾染了血,但他在血月的见证下走入河中洗去血渍,赎了自己的罪。

英国男中音罗宾·亚当斯饰演的沃采克是全场的亮点。虽是音乐会版,但他的表情和肢体动作都极富戏剧性,不时让我想起赫尔佐格电影中的金斯基。那几句冷酷清醒的经典台词:“美德是件好事,但我只是个可怜的穷光蛋”“每个人都是深渊,向下凝望让人头晕目眩”,都被他演绎得极具冲击力。杀死玛丽时那句扭曲的赞美之辞——“你美得就像罪”,百转千回让人听得直起鸡皮疙瘩。亚当斯并不瘦弱无力,他的胸膛有时挺得比上尉和医生还要高,他



因惊恐而睁大的眼睛里透着尊严。

贝尔格基本沿用了毕希纳的原文,尖利的音乐与幽暗的文字构筑起一种排山倒海的整体艺术,让人喘不过气。迪图瓦棒下的上海交响乐团在最后一幕中表现尤为出色。在唯一那段有调性的间奏曲中,绵密的弦乐与低吟的管乐先

合奏出一曲高贵的挽歌,随即整个管弦乐和打击乐轰鸣,仿佛一道闪电要将音乐厅炸开一个洞!唯独最后一场中儿童合唱团的演绎有些过于明亮,显得与整部歌剧的灰暗色彩格格不入,遮蔽了贝尔格至深的“黑色幽默”——在悲剧发生后,无知的孩子们依旧在虚无中驾着木马,朝向漩涡般的未来。

90多分钟的演出没有中场休息,音乐和文字都像“打开的剃头刀一般”,划刺着每个观众的内心。散场后重又走入良宵,我想或许每个人都带着更多的疑问,无法从作品中找到具体的答案。但贝尔格确实用音乐让失语者、无权者、卑微者拥有了自己的史诗,让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得到了表达。一个尖刀之夜,喷涌的音乐不是吞噬人的黑色火焰,而是汇合起每个个体疼痛的温度,让艺术燃烧着升入夜空,为那些普通的,甚至卑微的人发声。

惊悚骇俗的《沃采克》首演百年后,上海乐迷的老朋友迪图瓦大师将它带到了中国。日前,这部作品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中国首演。

1824年,一个名叫沃采克的贫民对着自己的情妇连砍七刀致其死亡,被送上莱比锡的断头台。这个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故事引起了年仅23岁的德国作家格奥尔格·毕希纳的关注,极具革命性的戏剧作品《沃采克》由此诞生,可叹毕希纳英年早逝,留下残篇。

百年后的1924年,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·贝尔格据此创作了同名无调性歌剧,将拿破仑战争后的故事搬至一战后,从此一鸣惊人。无论是作为戏剧还是歌剧,《沃采克》在欧洲的上演频率极高,几乎成为最受欢迎的现代作品。

沃采克,一个下等士兵,上尉的修面师,和情妇玛丽有一个孩子。少得可怜的军饷无法养活女人和孩子,一贫如洗的他不得不兼